

賴美伶——著

回家森活



他鄉變故鄉

連日山中豪雨不斷，難得今天陽光露臉，趕緊和賴媽將山腳下租屋清理完後準備交給房東，結束在這山腳下五年的租屋生活，正式入住自己的森林家園。回望這二十多年來爸媽在這個荒涼偏僻的山裡創造了許多很棒的居住空間和生活記憶。而我回山裡和二老一起生活快六年之間總共搬了三次住所。

第一次是將爸媽經營的霧的羅曼史民宿結束，並且搬離那塊爸媽一起用心建造及經營的美麗土地，還給地主。在霧的羅曼史的歲月裡，父親開始他的手造屋及木工技能。他靠著自學、請教專家及細心研究將霧的羅曼史打造成一個很有日式風格的山間民宿。而賴媽，在這期間發揮了她廚藝的潛能，常常可以一個人負責好幾十人的餐食，並且讓每個人唇齒留香、讚不絕口。這段期間，爸媽結交了許多不同領域的好朋友，算是他們一輩子當中最安穩、豐盛的親密歲月。

2018年我開始了新竹及竹山二地奔波的歲月，最主



要是回家處理搬遷民宿這件大事以及心中那個尚未明朗的療癒森林的實踐。對於我這個居住城市多年的女兒，搬遷這樣一個大的房舍及處裡一大堆賴桑（我喜歡這樣稱呼我的父親）收藏的建屋材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賴桑因為糖尿病及洗腎的緣故，身體孱弱無力，幾乎所有搬遷的重工作都落在我和母親的肩上。光是清理賴媽的廚房用品就用了一星期的時間。最困難的是拆除那棟日式木屋建築、一座像城堡的鋼鐵大門、還有賴桑工作室所有的木料、工具、移出所有的大樹等等。當拖板車來載走民宿裡的每一棵大樹時，我哭了。這是我第一次為大樹而哭，特別是其中一棵高大、樹形像一隻大傘的五葉松。它坐落在日式木屋前院裡，樹下充滿許許多多十多年來家人和朋友們相聚的美好時光和記憶。那晚我躲在棉被裡哭泣，椎心的痛是為大樹、也為自己、為即將封存在記憶裡的美好日子、也許也是為擺在前面一波又一波的未知之路戰慄而哭吧！

後來，在山腳下租了一間曾經被土石流入侵、荒涼如廢墟的木造磚屋收納民宿的家當及安頓二老能夠持續在山裡生活的暫時居所。當初朋友帶我去看這間木屋時，屋裡一股發霉臭味、滿地當年土石流留下的汙泥、棉被、毀壞

的家具尚未清除。然而，愛木成痴的賴桑看到整間屋子的結構都是木頭就想租下來。當時在這個村子也很難找到可以容得下爸媽經營民宿多年累積的家當，只好租了下來。清理這間屋子時來了很多好朋友幫忙整理，從清理地上污泥、補牆壁漏洞、清理牆面、粉刷、清理化糞池、木工、水電等等，終於完成老屋的整理。爸媽開始白天上山到園子整理家園，傍晚回到山腳下租屋的生活模式，一切總算穩定了下來。這一路搬遷是如何挺過來的？我只能說是用眼淚和膝蓋帶來的奇蹟。

在山腳下租屋住了二年多，賴桑又開始蠢蠢欲動，想回山上生活。他覺得山腳下的租屋太熱、太多蚊蟲、水質不好、空氣不好又太吵（位於馬路邊上），就和賴媽拎著行李搬進自己園子開始簡單森活。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對於長輩來說應該才是一種最終的安定吧！賴桑在園子生活了二年多，今年（2024/3/29）他安然離世後我們將他樹葬在園子最美的地方。自此，這片土地真正成為他在這世界上的故鄉。

賴桑過世後，我和賴媽再次忙於搬遷離開山下租屋。搬遷完那天早上和房東碰面。他們夫妻倆很高興能把房子



租給我們，因為當晚他們就可以入住其中了。房東說：「妳爸爸真棒，將我們都不想住的屋子整理得這樣乾淨、美麗。」聽到這句話，我眼淚不自主地流了下來。離開租屋時，我留下洗衣機、煮飯的瓦斯爐、熱水器、賴桑三面檜木手作的拉門給他們（當時承租時是沒有大門的。這三片木門是民宿當時的木拉門竟然尺寸與租屋的前門完全相符！）。我為這段時光在這裡與爸媽的安居生活獻上無比的感謝。接下來就是用所有的心力一點一滴經營心中那個森林中的心靈接待所了。

回顧爸媽一生住過的地方，哪裡才是爸媽的家鄉？我的故鄉？我的孩子們未來會想念的故鄉？沒想到這個偏山裡的家竟然是爸媽一輩子居住最久的地方，看來這裡儼然已經成為我的家鄉。

你必須去愛、去感覺，這是在這塊土地上的理由；在這裡以你的心作賭注。

～～Louise Erdrich（露薏絲·厄德里奇）

美國印度安人小說家、詩人（1954）

我確實是這樣深刻地愛著、感受著這片融合了我的信

仰、我的父母、我居住的社區以及我對於美好生活的想像與實踐的新故鄉。深深期許能把所在之地看成如祖母綠般的珍貴寶石，在一步一步用雙手雕琢與擦拭的過程中，讓家族、傳統、歷史、生態關懷、公民意識……等等各個不同面向都能閃耀著我背後的基督信仰⁵，而我最深層的情感也可以一一落地生根於這片美麗的土地上。



我居住在這樣美麗的村子

5 參考池怡凡牧師的文稿—我的小故事



我的造屋之旅

今年端午節假期，我去了一趟可能接下來會帶來生活很大轉變的台東之旅。是的，我去學習自然造屋（nature building）。

年初時，發現這個工作坊的消息時覺得很驚喜。因為大約在八年前，我從youtube的TED演講節目中聽到Jon Jandai的分享“Life is easy”，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今年（2024）是他第一次到台灣帶自然造屋工作坊，我沒有給自己太多思考的時間就報名了。深怕再多思考自己就有很多理由不去參加了。我想了解Jon所說的簡單生活的模式到底是甚麼？以及找到勇氣跨出自己自然造屋的第一步。

這次工作坊的主題是搭建草磚屋，地點在鹿野很偏僻的山邊。第一天報到時，我發現大部分的參與者都是城市來的年輕人，看起來也是很少做體力活的人，我有點擔心這五天能夠完成多少造屋的工序？加上主辦方準備的材料及器械都有點狀況，嚴重落後預期進度，還有台東熱到令

人發火的天氣讓前二天的造屋體驗真是身心煎熬的過程。大家內心戲默默一直上演，但也持續做著手中的工作——鏟沙子、堆沙袋、載運稻草、做草磚、搬運麻布袋等的同時，我看見Jon一直在基地慢慢地走著、觀察著、帶著微笑細心地解說著每個工序和作法。第一天分組任務，我挑選了鏟沙子和運送沙子，雖然知道自己的腰和右膝蓋一定會嚴重抗議。但是，我覺得這次一定得把最重要的每個細節都學會，然後才能回自己園子開始蓋屬於自己的自然家屋。

第二天，我選擇負責操作攪拌水泥漿的工作，那天進度是要完成地基抹水泥漿的進度。當水泥、沙子和水按著比例倒進水泥攪拌機並開始攪動那一刻，機器轉動的聲音好像哆啦A夢的時光機一樣，突然將我拉進二十多年前，爸媽二人自力造屋的過程，我想起賴桑工作的樣子、發號施令時的霸氣、休息時坐在涼亭下抽雪茄的樣子。那一刻起，每一個工序都一步一步地將我拉進我從來未曾深入過的賴桑世界，以及那個他從沒溫柔說出口的情感。我以為我不會過多地想念他，沒想到在造屋工作坊的每一天，我都在汗水夾雜著淚水中湧出對父親的思念。



Jon就像一位溫柔的父親總是帶著微笑、耐心、仔細地教著大家，在與每個人的談話中專注聆聽，並且幫助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能力及力量蓋起自己的房子。這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父親形象。我告訴Jon：「我的父親也會自己蓋房子，他也留下很多材料和工具給我。但是，那些大型機械和巨大的木頭我完全不會用。」Jon說：「妳一定會找到屬於妳自己的蓋屋方式，勇敢動手吧！」

第三天我負責最後地基的塗漿工作時，想起爸媽一起蓋屋時，賴媽是如何成為那個最重要的協力者。在遞送泥漿、填補、抹平鋪面的過程中，如何和其他夥伴合作無間、在怎麼蹲都覺得全身不舒服的狀態下找到能持續工作的角度和節奏，而且不引爆情緒。那天看著完成的地基水泥鋪面，油亮亮的像是溜滑梯的表面，覺得很滿意。心想，賴桑看見也一定覺得很不錯。我在這些勞力粗活中，細緻地、深刻地與我父母親的過往溫馨地對話著。這天下工後，我和伙伴騎車去泡溫泉，犒賞自己過度使用的身體和體力。回程路上覺得身心輕鬆、舒爽、心理浮現賴桑微笑的臉！

我每天記錄著當天所學的造屋細節，以及內心很深刻

的對話。最後一天的清晨，一邊寫著紀錄，一邊淚水不斷奔流而下。事實上，我和父親並不是感情很親密的父女。但自從他在三月底過世之後，不論是我在設計給長者的課程教案或是參加自然造屋工作坊，都像經歷一個未曾有過的新經驗，重新進入賴桑的內心世界裡，感受到他的恐懼、孤單、自卑與驕傲、霸氣與溫柔、不想服輸的堅韌、以及到生命最後歲月裡，望著園子滿坑滿谷他辛苦收集的建材（從螺絲、鐵釘、工具、木窗木門、檜木、屋頂材料及巨大的原木柱子……）而自己的身體已經無力工作的悔恨及沮喪。他在最後這幾年菸抽得更兇，去年七月小中風的危機並沒有讓賴桑和我們意識到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們太在乎他的身體卻忽略了他菸抽得更兇可能是他來自靈魂深處即將面對死亡不遠了的恐懼。

筆記本已經被眼淚濕透，看著一滴一滴的淚水，我想這些眼淚是思念的眼淚、悔恨的眼淚還是和解的眼淚？畢竟家中的每個成員都從賴桑身上受到不同程度的生命創傷。這時忽然從我內心深處湧出一種從來沒有過（又或是幾乎很少有過的）的深刻情感——「以我父親為榮」。這應該是賴桑一生努力最想得到的榮耀。兒女能以父親為榮



是父親最大的榮耀，也是兒女生命能夠昂首飛翔的助力。聖經也說：「子孫為老人的冠冕，父親是兒女的榮耀。」（聖經箴言17：6）此刻，我真的能以我的父親為榮了。

工作坊最後一天早晨的晨圈時間，我和大家簡單分享我的經歷，Jon溫柔的看著我說：「You are your father. You have all the power and talents he had. Don't be afraid, just do it.」這是我從小一直想從父親口中聽到的話。那一刻，我在同為父親的人Jon Jandai身上聽見了。

這趟自然造屋之旅流了很多汗水和淚水，同時也充滿驚喜和豐收。最重要的是它帶我走上了我和賴桑的和解之旅，以及我自己生命的重整之旅。



Jon 和我一起鏟沙子